◇马雪峰

重阳夏水

在我的眼里,广通河的秋天,水是清澈的,默默流淌。

夏日里那股浑黄的、沉甸甸的劲儿退了,河面窄了些,露出两岸灰白的滩涂。水还在流,只是慢,慢得像一个老人走在田埂上,不着急,慢慢腾腾。河边的杨树叶子黄透了,有些卷,风一过,便簌簌地落,落在水面上,打着旋儿,顺流而下。

九月初九,重阳,广河的重阳。

我站在广通河北岸大夏古城的台地上仿佛是站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脚下是一层层厚实的黄土。秋收刚过,田里只剩下齐刷刷的麦茬和散落的秸秆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,带着水汽的凉,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、泥土深处翻涌上来的气息。那是黄土的味道,是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反复翻耕、播种、收获之后,渗入泥土骨髓里的味道,又带着千年的气息。

重阳是要登高的。古人说登高可以避灾,后来又说登高是为了望远,再后来,便成了敬老的日子。说到底,人站在高处,最容易看见的,是远处的山,和远处山脚下已经看不见的故人。

我低头看脚下的大夏黄土。就在这片土层里,4300年前,大禹带着部落族人祭过天。

他们收完粟黍,把粮食晒干,储在窖穴里。窖穴是袋状的,口小底大,能防潮,能防鼠。然后便是秋天漫长的日子,男人们打磨骨铲和石刀,女人们用陶轮修整罐坯。火塘里烧着木柴,烟气从屋顶的开口升上去,融进秋日的晴空里。他们也会登高吗?大概会的。秋日的大夏台地开阔而干燥,站在高处,能看见广通河拐弯的地方闪着一线白光,能看见远处洮河那边升起的薄雾。他们看什么呢?也许在看天,看云的方向,判断第一场雪什么时候来。也许什么也不看,只是站着,让秋风吹一吹疲倦的肩背和心。

我沿着台地的边缘慢慢走,脚下时不时踢到些碎陶片,素面的,红褐色的,胎体里夹着细砂。齐家人的陶器大多如此,朴素,不事纹饰。他们不画彩,不在器物表面描摹飞旋的漩涡和舒展的枝叶。齐家人的心思似乎沉在更深处——沉在玉器和铜器里。

在齐家文化博物馆里,我见过那面铜镜。

巴掌大,圆圆的,镜面光素无饰,背面只有一个桥形的纽。4000多年前,有人把它磨了又磨,磨到镜面微微隆起,能映出一团朦胧的光影。那是青铜时代最初的、小心翼翼的自知。一个人对着它,看见的不是清晰的容颜,而是一道模糊的、闪烁的影。那影子里有秋日的阳光,有火塘的余烬,也许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心事。一个照见容颜,一个照见时光——都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确认。铜镜不会说话,但它照见的,不只是一张脸,更是一个时代开始打量自己的那一刻。

我站在齐家坪往西望,广通河在秋阳下泛着一层淡淡的银灰色。这条河古称大夏水,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散落在这条河的两岸。当地相传,大禹出生在大夏县,广通河边曾有禹庙。那是很远的事了,远到只剩下一句话的记载,和一个谁也无法证实的名字。但秋天站在这里,看河水缓缓东流,看两岸的黄土台地一层层铺向天际,你会觉得那些传说未必全是空穴来风。河在,台地在,黄土在,4000年前的陶片还在脚底下硌着你的鞋底,你怎么能说那些故事只是故事呢?

秋天是适合怀人的季节。重阳的"老",古人最初指向的是自己——如何延年,如何辞秋,如何坦然面对日渐老去的容颜。齐家人也老,夏禹也老,他们的骨骼埋在黄土里,平均寿命不长,40岁就算高寿了。但他们留下了玉器,留下了铜器,留下了一面小小的、照见过自己面孔的铜镜。那些器物穿过4000年的秋风,来到我们面前,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,停在了半途。

而我在它的面前久久不肯离去。

于是我在台地上捡了一块陶片,是素面的,夹砂红陶,断口处露出粗粝的胎体,而我想寻找一片彩陶,但始终没有。我只能把素陶片揣进口袋中,转身往回走。广通河还在流,秋阳已经偏西了,河面上碎金似的,一片一片地闪。太子山那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淡紫色,低低地压在雪线上面。

我终于明白齐家文化很少有彩陶的。

回到大夏公园的时候,几个老人正坐在亭子里下棋。亭子旁边立着那尊巨大的玉琮雕塑,外方内圆,在暮色里沉沉稳稳地站着。几个孩子在公园的空地上跑,手里举着风筝,风筝飞得不高,在秋风里摇摇晃晃的。

我忽然想起那面铜镜。4000年前的某个秋日,一个人站在同样的台地上,对着那面小小的镜子,看见自己模糊的面容。秋风吹过他粗麻的衣角,吹过广通河的水面,吹过台地上尚未收割的粟黍。他看见自己的脸,也看见身后的河、远处的山、头顶的天。他也许什么都没想,只是站着,像今天我站着一样。

大齐家人。

人站在高处,往远处看,看见的是天地;往脚下看,看见的是来路。重阳登高,登的不只是一座山、一道塬,更是时间本身。广通河的水流了4000多年,齐家人的铜镜在土层下睡了4000年,而今天的人,站在秋日的河岸上,和4000年前的人看着同一条河,吹着同一阵风,想着同样一件事——如何在这漫漫长路上,好好地、长久地活下去,甚至出人头地。

暮色从太子山那边漫过来,长长的、低压的。广通河沉入了灰蓝色的暗影里,岸边吹烟袅袅升起。河边的杨树还在落叶子,一片一片的,无声地落在水面上,顺流而下,向着东方洮河的方向,向着更远的地方,带着我的心绪漂去了。

重温古诗词

韦处士郊居

唐·雍陶

满庭诗境飘红叶,
绕砌琴声滴暗泉。
门外晚晴秋色老,
万条寒玉一溪烟。

访秋

唐·李商隐

酒薄吹还醒,楼危望已穷。
江皋当落日,帆席见归风。
烟带龙潭白,霞分鸟道红。
殷勤报秋意,只是有丹枫。

◇拾　云

风过又重阳

秋光一层又一层
在晨昏从指缝溜走
黄色野菊花挑着渐老的茎秆
与浅霜举案齐眉
风掠过田野
掠过我的眼际
然后从阳台从夜深人静
抖落一些片段的重阳
一个个故事在涂鸦藏在秋日里温柔
不必追问远去的足音
不必打捞散落的旧痕
任一缕秋香漫过
把细碎的念想
轻轻,安放于这片渐深的秋痕
让灵魂慢慢沉静
然后,在雁声捎走的半盏余温里
把岁岁登高望远的情愫入怀
因为思念有时只是俯身
接住的,一片飘落的黄昏

◇胡文戍

父亲

重阳节,我又想起我的父亲,父亲离开已经整整9年了。

9年光阴,足以让青丝添上白发,却不足以冲淡我对他的思念。每当夜深人静,父亲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眼前,清晰得仿佛他从未走远。

父亲在世时,我不曾在重阳节给他和母亲仪式感,很是内疚。

父亲年轻时是水电四局的工人,先后在甘肃八盘峡和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工作。在黄河上游的峡谷深处,他和工友们用汗水浇筑起一座座水电站,也浇筑起那一代人的青春与理想。所以他最津津乐道的事,便是曾与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一个锅里吃过饭,那时那位领导与大家一样都是普通建设者,而父亲骄傲的不仅是与一位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有过交集,更骄傲于自己曾是那个火热年代建设大军中的一员。

后来,父亲转业到了积石山安集粮站。他兢兢业业,守着一方粮仓,也守着一家人的生计。他常说,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,马虎不得。

然而命运并未善待我勤劳的父亲。因为生病,父亲不得不提前退休。一个习惯了劳作的人突然闲下来,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。但父亲从未抱怨,只是默默接受,然后寻找新的寄托。

退休后的父亲在老家养起了羊——三四只羊,不多,却足以让他的日子有了寄托。每天清晨赶着羊出门,夕阳西下时再赶着羊回来,一身尘土,一脸安详。一身简朴,是他一生的底色;知足常乐,是他教会我的生活态度。

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,最温馨的画面莫过于母亲烧火、父亲做饭。母亲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干不了重活,于是灶台前的事多半是父亲操持。那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不过是一碗面、一盘菜,却是我吃过最香的味道。

在我眼里,父亲还是一个优秀的厨师,他炸的油条金黄酥脆,包的饺子皮薄馅大,还会用苜蓿、蒲公英、榆钱等应季野菜拌凉菜。而那一锅慢火细炖的肉,更是香得能飘出半条巷子。这些不是什么珍馐美馔,却是我童年里最深的惦念,是舌尖上最美的记忆。

父亲一生简朴,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,却干净整洁。父亲也很"吝啬",骨头上啃不净的肉,便将骨头平放在掌心,另一只手捏着小刀,沿着骨缝细细地削、轻轻地刮——不是吝啬,是对食物的敬畏,是对日子的珍惜。父亲有一双巧手,山里的枯树根,到了父亲手中却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他拿着刻刀一点点雕琢,那些盘根错节的木头渐渐有了形状。除了根雕,废弃的大理石在他手中经过一遍遍打磨,竟能变成栩栩如生的小动物。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——一双勤劳的手、一颗安静的心、一双能在平凡中发现美的眼睛。

父亲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,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、一位平凡的粮站职员、一名退休放羊的老人,但在我眼里是伟大的——伟大在于他的勤劳、善良,还有他对知识的渴求及对家族的担当。

父亲只上过两年学,此后的识字全靠自学。家里常年备着几本翻得卷了边的医书,他一有空就拿出来看,认真做笔记。村里谁有个头疼脑热总爱来问父亲,父亲从不推辞,耐心地听人讲述症状,然后给出建议。父亲从未收过一分钱,能帮上别人他就高兴。

父亲还研究八卦,我知道他研究的是老祖宗留下的哲学体系,是阴阳变化、万物消长的道理。最让我敬佩的是,他亲自撰写了我们胡家人的家谱,走访宗亲,查阅资料,一笔一画地整理出家族的来龙去脉。那是父亲留给家族最珍贵的遗产,也是他对"根"的执着追寻。

父亲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。那时我们在县城上学,父亲要求我们放学步行回家。十几里的山路,常常走到月亮升起才望见家里的灯光。父亲总说:"路是自己走的,一步一步才踏实。"那时候不懂,如今回想起来,那一步一步走回来的,不仅是回家的路,更是做人的根基。

父亲走的时候,我在他身边。

9年里的每一个重阳节,每次回家看到母亲孤单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父亲在时的场景——母亲在灶膛前烧火,父亲在锅台边做饭,火光摇曳,烟火氤氲。那样的画面,如今只能在回忆里寻找了。

父亲,您在那边还好吗?是否还在研究您的八卦?是否还在握着刻刀与那些沉默的树根对话?是否还记得龙羊峡的风,积石山的雪,以及那个吃大锅饭时遥远的午后?

今天,我又想您了!您走了,把一切都留在了我心里——您的勤劳、您的简朴、您的巧手、您的善良、您的好学、您对家人的爱,如同一盏灯,照亮我前行的路……

◇林进喜

陪着父母走循化

总以为,假期的旅行应该是奔赴远方,去看名山大川,去赏名胜古迹,直到前几日陪着父母去了循化县,才忽然懂得,父母的旅行不是遥远的他乡,而是在慢走慢行里回忆过去。

从临夏市出发不到一个小时,就是绵延十几公里的卧龙沟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跨越两山的临达高速一号高架桥,高约五六十米,将原本远离的两山连在一起,那种驰骋的、流动的快感,是山野给予奔波者最惬意的拥抱。父母满眼惊叹,在如此偏远的山野,修建如此高大的高架桥,得花费多少人力和财力啊!临达高速达力加山段大部分是高架桥,最宏伟的当属二号高架桥,最大桥墩高160多米。高架桥被晨曦镀上一层柔和的轮廓,薄薄的雾气在桥下缓缓散去,山间的杨树柳树、野杏、山桃与金露梅、野丁香等,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,与蓝天、白云遥相呼应,高架桥恰似神来之笔,在苍翠中破空而出,在山野间舒展身躯,又消融于天际。天色是清浅的蓝,夹杂着朵朵白云,晨光缓缓铺洒,温柔地拂过大地。青草依旧带着盛夏残留的鲜活,搭配着泛黄的枝叶,深浅交错,层层叠叠。车在山间缓缓行驶,风轻轻掠过树梢,携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,飘进车里,细碎又温柔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,风景在眼底缓缓铺展,远山褪去了青绿,染上浅黄与绯红,层层山峦错落有致,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朦胧如画。飞鸟掠过天际,留下轻盈的剪影,几声清脆的鸟鸣划破山野的静谧,让整片山林鲜活起来。我们停车驻足,一大片沙棘果金灿灿的,像谁泼了满坡碎金。我凑近一簇沙棘,一串串沙棘红果带着露珠,在阳光下闪成一颗颗红钻石。山沟的小河不似夏日湍急,河水清澈见底,映着天光云影,随波荡漾,绕过青石,穿过草丛,偶有微风拂过水面,泛起层层涟漪,晨光落在涟漪之上,碎成万千星光。河边一簇簇的丁香、柠条和酸刺,叶子黄了一半,像一位鬓角染霜的老人,站在季节的路口,有些留恋,又有些释然。母亲搀着父亲,缓缓走到河边,慢慢抬起手,想摘下一串沙棘果,秋风轻轻吹起她花白的发丝,阳光落在略显苍老的眉眼间,只剩温和与孱弱。那一刻,我忽然不敢细看,心底翻涌着满满的心疼与酸涩。原来父母的老去,从来都不是慢慢地,而是猝不及防的一瞬间。我放下手中的相机,疾步赶过去,摘下一串最红最艳的沙棘果,送给母亲。就像小时候母亲为我摘下山杏,满是欢喜与满足。

我们继续驾车前行,越往山顶,草木越是干枯,甚至变成岩石与砂砾,山坡的高山杜鹃还残留着些许的浅绿,道路也越加崎岖难行。山顶垭口海拔3600多米,站在垭口,风从耳边呼啸而过,绵长的公路像飘带,时而盘旋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之间,时而隐匿在黄绿相间的灌木丛中,时而显露在开阔荒芜的砂砾之上,灵动起伏,蜿蜒不断。沿途有不少拍照留念、露营休息、赏秋游玩的打卡点。

下山路的弯道竖立着的石头上刻着二十四节气。到循化县城吃过午饭,父亲便要到街上走走。他说,40多年前来过循化县党校押送砖瓦,当时山路崎岖路况差,单程就行驶了六七个小时。这时父亲一直念叨曾经的故人,说他俩曾傍晚去河边一起走过吊桥聊到很晚,甚是投机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意,就领着父母去寻那座吊桥。吊桥就在不远处,是黄河循化段最早修建的钢索斜拉式木质大桥,两边竖柱上刻着"发展交通 实现四化""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"16个稚拙大字,中间写着"循化积石吊桥"。我一边用相机定格美丽的风景,一边捕捉父母携手温馨的瞬间。当我们折返回来时,父亲放开母亲搀扶的手,抚摸着斜拉的钢索,钢索还是原来的钢索,曾涂抹了防护油脂的钢索,部分被磨损而油渍斑驳,父亲像握住了久别的老朋友的手,摩挲着久久不肯放开。他缓缓地弯下腰,摸着桥面的原木,指尖微颤,腿脚哆嗦,岁月在他脸上雕琢了许多深深的皱纹,眼睛仍焕发着温暖的光芒,旧地重游,旧物寄情,这跨越时光的重逢,藏着最初最深的感动。

"爸,桥上风大,我们赶紧走吧!"我喊了一声,把父亲从回忆中拉了回来,他喃喃自语着,那些遥远的细碎的画面,依旧清晰、依旧温馨。母亲过去搀扶起父亲,相依站在桥头,父亲刻意脱帽向吊桥鞠了一躬,有点泪眼朦胧。

没想到,一生看似坚强、自闭、有点老好人的父亲,像完成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,有些人一面之交终生难忘,有些人多年来见若初识。返程的高速路上,疲倦的父亲微闭着双眼,像是休息,又像是回忆慢慢变老的经历。父亲眼里再美的风景,也远不及那一顿简单而热乎的面片,那一夜相见恨晚的聊天。



银杏寄秋　　晓芸　摄

◇马义萍

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

秋意渐浓,风里慢慢有了瓜果的香甜。一场秋雨一场寒,将夏日暑气彻底祛除。放晴后,蓝天高远,几朵闲云零零碎碎散落追逐。

临夏的秋,五彩斑斓,绿、黄、红渐次推开。最先褪去是那漫山遍野的绿。不是一夜之间的事,是一天天,一片片的,绿中染了黄,黄中又透着红,像是打翻了调色盘,那些颜料慢慢往山脚散落。耳子山梁上,草坪的绿、树叶的红、山脊的褐,晕染成一副缤纷油彩画。

庄稼地里的颜色更实在些,玉米秆子由绿转黄,穗子垂下头,沉甸甸的,在风里微微摇晃。麦子早已收过,留下齐刷刷的麦茬,在秋阳下泛着金光。田埂上的金色的野菊开了,一丛丛,一片片,素雅恬淡,把整条田埂都点亮了。

瓜果的香气是秋天最直白的语言。苹果挂在枝头,青的、红的,挤挤挨挨,枝条都被压得弯下腰来。啤特果也熟了,黄澄澄的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独特的果香。农人摘果子的手是稳的,不慌不忙,像是知道这满树的果实跑不了似的。

胭脂湖的水到了秋天格外安静。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,把天空、岸边的树、偶尔掠过的鸟影,都原封不动收了进去。起风的时候,波光粼粼,碎银似的,晃呀晃,晃得人眼睛发亮。湖边的芦苇白了头,在秋风里轻轻摇摆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在说一些只有秋天才能听得懂的话。

秋之临夏,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一封情书。红、橙,黄、绿、褐是笔墨,山川田野是信笺,花草树木是絮语,庄稼瓜果是落款。